

# 舟曲藏族民歌及其民俗事象透视

李晓玲

**[摘要]** 研究民俗音乐可通过口头和行为传承的音乐现象,探究人们在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表现出的各种文化信息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文章以舟曲藏族民歌为例,论述了不同民俗事象中的音乐行为,揭示了音乐在这些民俗活动中的作用或是功能以及它们的变迁。

**[关键词]** J642.22 + K892.24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6)01-0212-04

民俗音乐学是民俗学与音乐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既是民俗学中的一个分支,又是民族音乐学的边缘学科。“民俗音乐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认识、理解某种文化的整体结构,通过外显的音乐事象来探究其内存的文化结构与机能。”<sup>①</sup>它强调各具体民俗的特殊性,通过口头和行为传承的音乐现象,探究人们在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表现出的各种文化信息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民俗音乐的研究,有助于拓展对音乐文化的视野,也是对民俗学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段话:“凡音乐,通乎政而移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也;观其俗而知其政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这段话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音乐不仅与政治相通,而且与民俗息息相关。所以才会说“观其音而知其俗”,而孔子才会发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感慨。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音乐与民俗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俗中有乐”和“乐中有俗”。“所谓‘俗中有乐’是指某些民俗活动中包含了音乐事象,或者说音乐是某些民俗事象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类现象的存在极为广泛,无论是民众迎神赛社的仪式,还是民间冠婚丧祭的礼俗,音乐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所谓‘乐中见俗’是指民间音乐中反映了民俗,或者说,某种民俗通过音乐而得以体现。因为有什么样的民俗心理和民俗行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间音乐。”<sup>②</sup>

## 一、舟曲藏族民俗与音乐

舟曲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属于藏汉杂居地,是个以“方言群岛”著称的地方,现有藏族4.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4%,主要分布于县域白龙江以南,主要的聚居地有巴楞、武坪、插岗、拱坝、曲告纳、博峪、果耶等乡,县城以西的峰迭、憨班、立节、巴藏、曲瓦以及南峪、江盘等乡均有分布,除了极少部分在白龙江沿岸以外,绝大部分都是居住在深山丛林和半山农耕地带,以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外界的交流很少。所以他们以各自的村落为据点,发展和传承了相对独立的村寨文化,不论是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都有很大的区别,造成了舟曲藏族“隔山不同风、隔河不同俗”的局面,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真实写照。

① 刘巍:《浅谈建立‘民俗音乐学’的构想》,《艺术教育》2009年第12期。

② 薛艺兵:《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

1、传统节日习俗与音乐 以宗教信仰和与之相关的民俗事象来说,巴楞、武坪和憨班的黑峪沟都有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所以每年的正月都有法会和群众娱乐相结合的传统节日——正月大法会,当地人称为“ལོ་གསར་འཛོལ་”,意即正月十五,节日当天前半场是寺院喇嘛们的法舞表演,而后半场就成了群众的歌舞表演了。在五月端午那天,舟曲有两个较大规模的传统节日,一是巴寨沟的朝水节,当地藏族人称为“ལྷ་ལྷོ་”,原意是五,这里泛指五月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根据节日的主要活动与内容,人们把该节日译成了现在的名称——朝水节。节日当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大清早就会去昂让山朝拜“曲纱”圣水,藏语称“ཆུ་གཤེད་མཆོད་ལྷོ་”,原意是朝拜金子般的水。当朝拜祭祀结束后上山的人们与等候在村里的群众会合并开始表演传统歌舞。二是博峪采花节,当地藏族人称为“མཁོ་འབུ་འཛོལ་(འཛོ་)”,原意应是到山顶去采花。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举办该大型民俗活动节日时定名为采花节。这个活动中,音乐更是以其强大的表现功能贯穿了整个仪式,从黎明前出发时的歌舞表演到上山途中、下山途中以及接花时的对唱和事主家里的歌舞表演,有专门的曲调,统称为“མཁོ་འབུ་རྩོད་ཆོས་”或是“མཁོ་འབུ་གཏོ་འཛོལ་”(གཏོ་འཛོལ་是苯教的一种祭祀仪轨),原意应是上山采花举行的仪式。舟曲的藏族传统节日中还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就是山后藏族的吉祥节(有的资料上称为天干吉祥节)。该节日在当地被称为“མཁོ་རྩོད་”或是“མཁོ་གཏོ་”(是当地典籍中对该歌舞表演的两种不同记录法),被解释为同龄人一起跳的一种舞蹈。这个节日在农历的七月十五,是以庆祝丰收、赞美家乡风物、祈祷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为主要内容。节日议程中首先是苯教大师的祭祀、祈祷仪式,接着是群众的歌舞表演,有一整套完整的表演顺序,男女轮流上场,有时只舞不唱,有时女舞男唱,有时男舞女唱,最后是男女混合跳,逐渐变为半圆退场,全程表演需要40多分钟。

从上述节日议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个节日,音乐行为贯穿了整个活动,在传统节日风俗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是音乐把节庆活动与民俗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俗中有乐,乐中有俗”。所以说:“从民歌的角度去看,在一些民族的乡社节庆里,民歌可以通过自身具有的整体性文化功能,在活动中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能量,扮演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和艺术角色。”<sup>①</sup>

2、社会生活礼仪习俗与音乐 社会生活礼仪包括人生礼仪以及家庆、乔迁、省亲、农闲时的聚会等各种民俗活动。其中人生礼仪民俗是围绕个人生活礼仪进行的有关民俗活动,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最直接方式,事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成长经历,记录着他们重要的人生轨迹,因此是全民都必须参与和经历的民俗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四个阶段礼仪是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葬礼。

对于舟曲藏族来说,歌唱融入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大事小事、远近亲疏都要一展歌喉、借机抒怀。以成年礼来说,主要是与女子的成长有关,姑娘们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要选个良辰吉日为其举行上头仪式,上河藏族是将女子的头发分成上下两股,加入丝线编成粗辫子,上面的头发用以盘黑色的头巾,而下面的头发则是坠上银钱等装饰品垂下来。山后的藏族则是把姑娘的头发编成很多细辫子,在身后披着。这仪式的举行宣告了姑娘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谈婚论嫁了,所以村寨里的亲朋好友都要前去贺喜,大家欢聚一堂,喝着青稞美酒,又唱又跳,以极尽欢愉的场面庆贺姑娘的成人礼。再比如婚礼和乔迁,在舟曲藏族礼仪中是很重要的内容。因为舟曲许多地方仍然有苯教信仰,所以在婚礼和乔迁礼仪中都有苯教大师的参与。举行婚礼时,当送亲的队伍到婆家大门口时,早有等候在场的苯教大师们手捧倒满青稞酒的酒壶,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唱诵“ཆང་མཆོད་ལྷོ་”,送亲的队伍驻足倾听,直到颂词完成每人喝一口壶里的青稞酒、跨过燃烧的麦秸堆才可以进门。在乔迁之礼中,苯教大师们则是早早去事主家里煨桑、供上净水、搭好福运屋(在方斗中装满粮食,用竹棍把四边撑起,上面用一块色彩鲜艳的新绸缎搭下来,像个小屋子,里面则插放象征财富和福运的金银首饰),然后就开始念诵“གཡང་འཛོལ་”。在这两种生活礼仪中,苯教音乐的参与是舟曲藏族所特有的风俗习惯。除此之外,各种传统歌舞的表演更是不能或缺的,前来庆贺的亲朋好友在事主家的屋里、院子里以及打麦场里分成几拨表演,他们互不干扰、即兴编词,用内涵丰富、语句精良的唱词表达着对主人的祝福、庆贺以及希望等内容。

① 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在舟曲藏族民俗音乐中,各种社会生活礼仪中表演的歌舞形式大都是一样的,没有专门的针对某种社会生活民俗的专用音乐,它的功能性主要是通过唱词来体现的。所以说像这种“语义性较弱、娱乐功能或审美功能为主的歌舞音乐,则常常在不同民俗活动中混用。”<sup>①</sup>

3、生产劳动习俗与音乐 舟曲藏族大多居住在深山丛林及半山地带,因此产生了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劳动习俗。

农耕生产中的耕作是舟曲藏族男子最主要的劳动任务,大都采用二牛抬杠式的耕种方式(女人是不能耕地的,有禁忌)。与这种耕种方式相适应的犁地歌是男人的专利,他们在广袤的田间用脚步丈量土地,在烈日炎炎下与牛为伴,整日进行着枯燥、乏味的重复劳动,其中的苦闷可想而知,所以犁地歌的产生既是对劳动者内心苦闷的排解,也是振奋精神、提高劳动效率的手段。而对住在林区的人们来说打猎是免不了的生活资料获取方式,听老人们讲,在生活困难时,打猎是全村青壮年男子的集体活动,猎物要分给全村人共享,他们通过打猎补充粮食作物的匮乏,成为食荤解馋的主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狩猎歌的演唱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怀着愧疚的心情,用歌声跟动物对话,希望获得它的原谅,对自己即将要进行的杀戮行为找到一种释怀的方式,也表现了人们在信仰与现实面前的矛盾心理。

舟曲藏族的生产劳动习俗和与之相关的民俗音乐,除了上述两种,还有在野外劳作时演唱的山歌、情歌、拉木歌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 二、舟曲藏族民俗音乐的功能特点及其变迁

音乐的功能和作用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有的是当地和当事人刻意创造、寓意和追求的,有些是在不经意中产生的,另一些是被旁观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每一个地区,每个民族的音乐文化,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体系都应得到充分承认,都应被视为整个人类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节庆民俗音乐的复合性特点及其变迁 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而又世代相继的文化整体,其中的传统节日文化更是每个民族或地区文化的集中展示或体现。如果说:“原始信仰是节日风俗产生的土壤和温床,那么,祈愿人寿年丰则是岁时节日的人生寄托,是节俗形成的原发性动因。”<sup>②</sup>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被赋予不同的寓意,其中所有的民俗行为都有它的具体所指,包括音乐行为。

通过上述对舟曲境内主要节庆活动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节日前半场都是由宗教人士参与的祭祀或祈祷仪式,后半场则是群众的娱乐活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宗教信仰与世俗娱乐的结合。在带有祭祀、朝拜等仪式的宗教行为中,音乐作为一种娱神的手段,发挥着与神交流和沟通的作用,“人们正是在这种特定文化模式的音乐观念引导下从事音乐活动、感受着音乐带给他们的特殊影响、认同着音乐可以发挥的特殊功能。”<sup>③</sup>而在随后进行的群众集体表演中,音乐更主要是发挥它的审美娱乐功能,所以说在这些节庆活动中音乐的功能具有复合性特点。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重新认识,节日中的宗教仪式已经趋于形式,人们更期待的是以娱乐为目的的歌舞表演。所以说在舟曲藏族传统节日文化中,以祭祀、祈祷等为目的的节庆习俗功能正经历着变迁,而随着它的演变,宗教仪式以及相伴而生的仪式音乐的使用功能也越来越弱化,它的功能也将由复合型向单一型转换,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演变、求生存的必然选择。

2、舟曲藏族生活礼仪音乐的娱乐性特点及其变迁 舟曲藏族的生活礼仪主要以家庆活动为主。在这些活动中,虽然也有苯教师很短的宗教礼乐颂唱,但这种宗教行为是为主人家的庆典仪式服务的,所以宗教礼乐处于从属地位,主题是与主人家的现实生活礼仪有关,所以世俗性的歌舞表演才是主要内容。

① 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②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154页。

③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家庆活动中的表演主要是传统歌舞中的家曲(相对于野曲的称呼),人们用各种音乐表演形式或是音乐行为,用极尽华丽的现场编词表达着对主人的祝福、赞美以及对活动圆满结束的期盼等,各种表演都是围绕着庆典活动内容举行的,大家唯一的目的是要把场面弄得热热闹闹的、欢欢喜喜,在极其愉悦的气氛中结束庆典,所以说以家庆为主的生活礼仪中,音乐的功能相对单一,它以音乐的美感享受发挥着最基本的娱乐性功能。

现代社会生活中,随着媒体的强势传播,外来文化对传统的影响日益明显,舟曲藏区也一样,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以往只表演传统歌舞的家庆活动,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年轻人的审美和欣赏习惯,所以在很多时候,年轻人和年长者自然分成两拨,各表演各的,形成了现代歌舞与传统音乐交织在一起的新型民俗文化氛围。

3、舟曲藏族生产活动音乐的实用性特点及其变迁 舟曲藏族的居住环境及条件决定了他们的生产习俗和生活习惯,首先是与农耕文化的播种方式相伴而生的犁地歌,在田间地头悠扬地唱了一辈又一辈。它既传播了生产知识,又让劳动者获得了精神享受,同时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其次是与林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行为有关的狩猎歌,在深山密林中伴着山谷的回声以悲怆、深沉的腔调诉说着狩猎者心中的苦闷与矛盾、寂寞与悲凉。而在山后藏族中流传的拉木歌,顾名思义就是在拉木料的时候唱的曲调。按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式理解,舟曲藏族的房屋是木结构,所以拉木料的生产活动由来已久,因此而产生的拉木歌以简洁明了、铿锵有力的音乐形象统一了劳动节奏、协调了劳动步伐,又有活跃气氛、减轻疲劳的心理作用。

虽然说生产活动音乐是物质生产与精神需求的完美结合,它来自于劳动实践,伴随着生产活动自然形成娱人娱己的模式。但这些劳作歌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及特定的行为中产生的,离开了生产习俗的传承,与之相伴而生的音乐也将失去生存价值,所以不管它具有何种审美效果或是精神鼓励,但首先它是作为劳作的辅助行为存在的,所以说它的实用性功能要远大于其他功能。

物质生产习俗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还受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劳作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农耕生产大多已被现代化的“铁牛”替代,所以犁地歌的消亡也是生产方式改变带来的必然结果。另外,随着国家对林业生态的保护和动物保护法的颁布,狩猎及拉木料都属违法行为,而与之相伴的音乐行为也逐渐失去了生存环境。所以说“许多生产性的节庆歌舞或民歌曾经有较强的实用性或功利性,但随着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逐渐消失或演化。”<sup>①</sup>

音乐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包含着对社会文化的反映,对社会心理的暗示或是解读等。不管哪种音乐实际上都是由人的社会行为完成的,所以在民俗音乐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个案中的音乐行为梳理,了解其中文化的融合、分离、冲突等可能性,深入揭示民族音乐在现实社会中的传承、演变与发展。而“民俗音乐的结构,不仅给口头传承和行为传承提供了稳定与演变的基础,同时也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提高了全社会参与的可能。因而,民俗音乐学的研究,既不是单纯民俗问题,也不仅仅是音乐问题,而是认识这两个方面在传统文化中,同存共处的社会关系,以及其演变动态和音乐学的方向性问题。”<sup>②</sup>所以说对于民俗事象及其音乐的传承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因为音乐的传承离不开以民俗事象为基础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或是人文环境;而音乐行为作为民俗事象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在民俗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体制、生产生活方式等的改变而经历着变迁、发展、融合,这是人类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本文责任编辑 徐绍强]

【作者简介】 李晓玲,藏族,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兰州 730030)

① 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② 杨曦帆:《音乐行为中的民俗文化——从音乐人类学看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音乐探索》2012年第6期。